

盛
甲
山

藝生創作文庫之一

畢
基
初

藝與生活出版社

贈
給
：

廿二年十月
南京圖書館藏

謹贈

年
月
日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盜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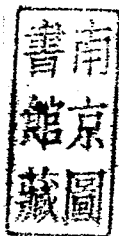
畢基初

藝與生活出版社

目錄

青龍劍·····	一
嵐中青草·····	十七
流·····	四八
菜園子李五·····	三八三

青 龍 劍



一

夜深深的掩埋了山野間黃昏的行客。

昏朦的燈光落在讓烟薰黑的壁上。壁間懸着一支劍，劍的光芒與血的痕跡，封閉於年代久遠風塵的記憶裏；劍柄上垂蕩着的紅色的穗子也在遠遠的風砂裏褪色，如同負有過度的疲倦而蒼白的憔悴。

旅店主人在燈下拿起油光光的大酒葫蘆，滿滿的傾了一杯，酒在江西燒的白瓷盅裏攪起了一個旋花，順手推給坐在桌子對面的黑臉的漢子，說：

1.

——喝一口吧！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那黑臉漢子沒喝酒，臉却真的紅了，紅得像透熟的紫茄子，低低的垂下頭，眼光

落到了短小玲瓏淨光漆亮，掛在腰裏沈甸甸的「盒子」，感到安慰的用手摸撫着。

——喝啊！你四叔的酒裏不能下蒙汗藥，別看你現在有錢，我趙四禿子不貪財，啊哈哈……

於是旅店主人哆嗦着腫腫的影子大聲的笑了，笑聲像深林裏貓頭鷹的唳叫，像火盆裏燒着栗子「必剝」的響，黑臉漢子恍然的站起，密縫的眼睛噴射着火星，一隻手沉靜地按在盒子上，突然，旅店主人止着了笑，慢慢的說：

——怎麼？你想幹掉你四叔？你是你四叔從小培養大的，也該報恩了。

接着仍又爆裂着嘹亮脆快的笑聲。黑臉漢子迅速的端起杯，把酒一口氣喝下，又頹然的坐在凳子上，把頭埋在手裏，痛苦的開口了：

——四叔！

——你現在得好缺了，誰不認識你趙江泉，縣裏透紅透紫的人物，你還認得你自己的四叔！

黑漢子拔出「盒子」放在桌子上。

——四叔！你痛快的打死我，我受不了這話。

——江泉，把傢伙收起來。咱爺倆趁着今天晚上說說體己話，訴談訴談，你看牆上掛的青龍劍，是你爺一輩子闖東闖西的闖蕩出來的；門外房簷下趙家店的酒旗，是我趙四禿子拼命打下的江山，到如今都讓你給毀了，你毀了你爺爺，你四叔，你自己想想。

旅店主人凝視着壁間的古劍嘆息了。

——說起來，咱們和盃甲山不見得有交情，可是咱們也犯不上和他們「黑道」的做對。實在的，鬍子倒比穿紅戴紫滿口仁義道德的做官的有錢的人講交情有義氣，江泉，你忘了你自己親生的爸是怎樣死的，我對你說了有一千遍了，他們有錢的人把咱們看成了看門的狗，你爸偏願受那份骯髒氣，你爸讓他們生生的窩囊死的，一隻翡翠鐲子，那臭婊子翠喜做出的扣，楞說「明火的」給搶了去。爲了這個你爸差一點和盃

4.

甲山鬧翻了，你爸一口氣就長了那要命的瘡。後來，還是我帶着青龍劍在砣磯島找到了元福那鬼羔子，才說出了實話，是翠喜給他的「表記」，看家護院的也管不了家賊。陳大戶一口薄皮材把你爸裝回來，你看他們有錢的人有一點情義麼？

旅店主人興奮得漲紅了臉，站起來在屋裏踱着步，悲哀的回憶和憤怒的情緒像火簇地在燒灼着他的心。黑臉的漢子靜靜的倚着桌子，望着燈光默想着。

——你爲了一百兩銀子，就賣了八條弟兄的命。八個人的血買來一個偵緝隊長。你以爲你拾到便宜了，我想盍甲山上的劉星海是好惹的麼！他們不看在青龍劍的面上，你趙江泉的小命早交代了。再說，他們八個人進城也不是做案子，可倒好，你竟心狠意毒的拿他八個人祭了你隊長的印，姓趙的出了你這種「鬆蛋包」，我都抬不起頭見人，我趙四禿子見誰低過下頭，現在別人踩着墳頭唾吐沫，我都得受。

黑臉漢子茫然的注視着壁間的青龍劍，在朦朧的燈光裏，他又看見滾動着八個血淋淋的頭顱，掛在縣城街旁的電線桿子上，在風裏互相撞碰着吱楞吱楞的響，慢慢的

像一陣清煙的消滅了。又湧現出雪亮的銀子，微笑的醉熏熏的笑臉，他無意的手觸到了腰裏的兜肚，可是裏面空癟癟的一無所有，浮動在他眼前的幻象就又隱逝了，仍是那黝暗的古劍浮蕩在燈光下，他感到空洞的說：

——事情錯了，已到這地步，那又有什麼辦法？

——你從小在我手裏長大，這一回有我在中間，絕不能難爲着你，從此後，你離開盪甲山下六縣，賣了趙家店這條道，你以後願意怎樣就怎樣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邊混好了，是趙家的子孫，在外邊披麻袋歇門縫打花棍，別提姓趙；可是話又說回來，血盆裏的富貴，你也別給姓趙的顯祖耀宗。

夜色裏田野荒涼得像墓地般的寂靜。

5. 一匹黑色的馬踏着夜色向迢遙的地方馳去了，追隨着急速的馬蹄是淒涼的狗吠，零落斷續的散佈於原野的僻靜的角落裏。

盪甲山靜靜的巍立於夜色裏，高聳的兀立着如同支起天幕的柱子。

6.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劍撫摸着輕輕嘆息。

荒涼的藍天上急滑過一道流星，落進了盃甲山。

二

紅紗燈投了一個臨別的苦笑在鏡子裏——夜在綉花的枕頭上留下被蹂躪的殘痕。

黑臉漢子疲倦的躺在紅綾被裏。另一個蓬鬆的披着長髮的面龐，嵌着兩粒無光的眼珠子，裂着兩片蒼白的嘴唇，（紅色的胭脂讓夜的魔鬼吮吸去了。）偎倚着黑臉低低的呼着：

——泉！瞧你睏的，連話也不說，晚上就知道……

黑臉漢子睜開了眼，如經過長途跋涉後的勞累的伸了個懶腰，把嘴放在那像蛇一樣的女人的耳邊。

——又該掀起那掛油瓶的嘴唇了。

——總逗人玩，看你嘴似蜜鉢，心似黑雀，有一丁點良心。

——「呸！我的玉姑娘，我又那一點沒良心。」

——「不跟你說。」

女的跳下了床，站在窗前，拉開茜羅紗的窗簾，東方一輪紅的太陽就把閃閃的金箭射落在凌亂的屋裏，暴露了夜的醜惡，有殘棄的煙蒂頭，酒杯裏沈澱的渣滓。

黑臉漢子把密縫的眼睛煞了幾煞，就推開被坐起。

——「彼玉！是不是爲了鐲子。」

女人回過頭癢了癢嘴，又把臉轉向窗外。

窗外街上有車馬的喧擾。

斑竹簾子外咳嗽了一聲，一個蒼老的聲音：

——「玉姑娘！」

——「嗯！」

——「玉姑娘！張董事今兒的牌局是頭午十一點的。」

黑臉漢子穿着衣服的插上嘴：

——劉七！那個張董事？

——就是化城張湘茹張七太爺，現在是保安籌備會的董事，今兒他老人家請客慶賀。

黑臉漢子沈默了，在他眼前又是八個血淋淋的人頭，自己抹了兩手血，被攢棄在旁邊，等着那血債的償還。然而另外幾雙肥白的手，却拿着慶功的酒杯，在互相的道賀祝福。

——怎麼這幾天隊長也不到局裏玩去，壓兩寶解解悶。前幾天在街上遇見周狗，他還問我趙隊長下鄉回來沒有，怎麼也不到他局上坐坐喝碗茶。

趙江泉靜靜的閉着眼，把自己關閉在紛亂的幻想裏；嫵媚的女人的笑，一疊疊花綠綠的鈔票，怨毒的眼睛，血的手，白的刀鋒，空洞的頌讚，狠毒的咒詛，攥成了一條鞭子一下下的抽擊着他的靈魂，不知是苦辣酸甜，只留下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等到他再睜開眼，屋裏的人已去了，於是他感到了孤寂。

他咒詛錢，又渴求着錢；他恨那微微憂鬱的眸子和紅的嘴唇，然而離開了那眸子和嘴唇，他又感到缺少點什麼的空虛和懷念。

日午，在縣長書房的地中間有兩個影子。

——你想明白點，這是千古不遇的機緣，省裏要大舉剿辦，你要是肯做嚮導，那還用說，頭一功不是你的嗎？包在我身上，做官，發財，都包在我身上，這樣好差事那裏去得；你要是不答應，啊！那可免不了有別的危險，你知道現在有很多人懷疑你，說什麼「心懷異志」，「別有用意」哩，好在我是知道你，可是人言可畏，大家的意見，那我也沒有辦法。

縣長的話在趙江泉的命運裏啓示兩種不同的遭遇，他如同徘徊在歧路之間，他將接受哪種賜予呢？

縣長的嘴邊冒出一層白沫。

10.
有忠義傳烈女傳。

日光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射在東牆壁上，落在古老的書架上，掩蓋了書的名字——

古老的青龍劍，趙家店的酒旗，曠野裏的盔甲山，風沙裏雪亮的刀子，都在趙江泉的回憶裏充分的暴露顯示出它們的威嚴。而另一種幸福生活的憧憬，綺麗的紅紗燈，醉人的眼睛，還有在算盤珠上滾動着的錢，都像浪花一樣的一個跟着一個的燦爛的噴發在趙江泉的思潮裏。

終於那醉人的眼睛攝制了他的魂魄。他交出了他自己的意志，看着在他的手底下，青龍劍折斷了，趙家店的酒旗在火燄裏滅亡了，盔甲山上的岩石讓人血染紅了，婦女的血褲都排掛樹枝上，熟悉的面孔都在煙火和飛嘯的槍子底下慌亂的擁擠着呼號着。……

——我只有我自己，殺人放火穿紅袍，賣了這個趙字，撈得錢到手。……

於是他幻想着，他帶了玉姑娘，走到像天邊一樣遠的地方去，坐火車也要走三天

三夜。在那陌生的地方買房子置地，沒人知道趙江泉是誰，只是一位使鄉里間敬重的有錢的人，那紅的手也變得肥白了。

他密縫着眼睛舐着嘴唇的微笑了。

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

他把手放在盒子上，他又看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但，他彷彿記起那位咬文嚼字的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於是展開在他眼前又是一條輝煌絢爛的虹橋，他將一步步的走上去，走到青雲裏。

三

荒原上幾次馬蹄馳過。

黑色的訃文敲開每個人心靈之門，每個人都顫慄於那恐怖命運。

11.

白了頭髮的媽對着女兒說古，說那一年，自己怎樣抹了一臉鍋底灰，爬進牲口欄，挨了兩天餓，想不到這一日又遇上了，於是嘆口氣的望着自己的女兒，那像受了

驚嚇的小鳥，皺起了眉頭，有無限的憂愁。

12.

田野間悠悠的响動着騾子頸下的大銅鈴，年輕的女孩子都插了一頭花，滿面淚痕的帶着一個驚惶的心，坐在「騾子」裏被馱到外縣的婆家去。

年輕的男人都從破門後找到生鏽的鳥銃火槍，高興的擦亮，哼着小調的向盃甲山走去。

老實的莊稼人把幾個值錢的包袱埋在土裏，把幾隻鷄綁起了腳，提拎着默默的走了。

趙家店破舊的酒旗在風裏飄蕩着。

旅店主人嘆着氣的站在青龍劍前，低聲的祈禱：

——祖宗有靈，姓趙的出了這樣後代；死在青龍劍下的冤鬼聽着，趙江泉也要拿他的血來贖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

他望着那擺在桌子上油光的酒葫蘆，眼裏噙着淚的說：

——趙家祖傳的五步斷腸散使趙家絕後了。

遠處大車的輪子軋軋的滾動着，黃色的塵土飛揚起像下了一場黃霧，籠罩着發光的刺刀，和掛在胸前的金牌子。

喇叭响了，還有凌亂的脚步。

田塍間印滿了馬蹄和人的腳踪；原野的處女地又一次地被強姦凌辱，禾苗都被摧殘的躺下了。鄉村裏靜靜的，連狗的叫聲都聽不到。

槍刺在趙家店外築成一道閃光的柵欄。

旅店主人仍安靜的在屋裏默坐着。

——四叔！

是趙江泉的簪笑，肩上披着斜皮帶，胸前懸擺着一個金的牌子。

——啊！江泉！你又回來了。

——我要和劉星海較量較量，看看誰行。

14.

——好！你們狠吃虎，虎吃狼，我都管不了。從此我，帶着青龍劍四海爲家，走那兒，算那兒。我知道你怕我在這裏壞你的事，我走，成不成？

——不，不，我不是逼四叔，實在……

——痛快的說亮話，現在不是你也做不了主嗎？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青龍劍，拔出鞘，冷的光打了個閃，趙江泉趕快把手放在「盒子」上，旅店主人却放下劍，又呵呵的大聲笑起來。

——自從砣磯島回來，願想老老實實的蹲一輩子，想不到又要帶着這劍到外邊跑。江泉！乾了，咱爺兒倆，以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

旅店主人從油光的葫蘆裏倒出一杯酒，放在趙江泉面前，趙江泉對於這酒不免懷疑了，遲疑着的望着旅店主人，旅店主人立刻端起酒杯一口喝乾，又倒一杯，於是趙江泉也端起杯一仰頸的把杯乾了。

又嚮起旅店主人大聲的笑。

——好小子，咱爺兒倆一道走吧！這酒成全了你，也成全了我，你做官發財把祖宗都賣了，可是五步斷腸散使你走不到蓋甲山的後道去了。

趙江泉的面色蒼白了，忽的拔出「盒子」。

旅店主人的手剛摸到劍柄，「盒子」响了，忽的一片血濺滿他的胸前，就重重的仆倒在地下，青龍劍也落到地下。

趙江泉才轉回身，肚子裏像水開了鍋，眼前模糊了，也就痙攣的倒在地下。遠的地方，槍聲像爆黃豆的響起。

趙家店讓一片火光罩住，黑色的濃煙彌佈在空曠的蒼空裏。

白色的輕煙和赤紅的火花從田野間的每個角落裏升起。血淪着，滴落在黑色的泥土裏。

一、「盒子」：即匣子槍。

二、「表記」：男女定情互相投贈的紀念物品。

三、披麻袋、門縫打花鼓：衣服襤褸沿門行乞之意。

四、「騾子」行於崎嶇山路田陌間的交通工具，兩頭騾子馱着一個席蓬捲的轎子。

嵐中青草

一

天上燃燒着火一樣的雲，鮮艷得像胭脂的彩霞籠罩着青鬱的山嵐。靜靜的，幾隻歸鳥從雲裏如黑色的流星投落到青色的山嵐中。

地上是綠色的海，泛蕩着綠色的波浪；一陣輕風吹過，有海濤的私語了，綠色的葉子摩擦着悉索的响。

靜謐的黃昏，青草綠得似翡翠韭菜。

遠方，羊羣哞哞的叫着，從山嵐那邊的草原上帶着凸凸的肚子，艱辛的移動着短
17. 短的腿跑。

羊頸子上拴着一個銅鈴，叮噠，叮噠的搖動出一串响聲。一隻黑花狗叫着跑上

山嵐。

玲子甩着鞭子的趕着羊羣，凸起如石榴花蓓蕾的嘴唇，打着口哨。在寂靜的山嵐裏遺留下羶味和清脆的哨子。

山嵐裏到處都是豐盛的青草。

羊又都垂涎於那美麗的草葉而留戀的停下。玲子看到遠地的屋頂上已噴出嫋嫋的炊煙，於是着急的甩下鞭子，打了個响花。

羊咩咩的叫着，叮噠的銅鈴流下了山嵐，狗前後的跳着的叫……：

把羊都趕進欄，玲子蹦跳着的向那矮小的土房子跑去一邊嘴裏喊：

——爺爺！

寂寥的沒有回音。於是玲子坐在門檻上，從頭上扯下那塊沾滿塵土的藍包布，露出漆黑的頭髮，上面還簪着枝月季花。十八歲少女靈活的眸子望着青色的山嵐而沉思，她記起那個年青的小夥子大虎，草原上割草的人，背着「葛簍」，拿着鎌刀，一

幅微笑的面孔，嵌着兩粒比她的頭髮還黑的眼睛。她回憶着他怎樣把花插在自己的頭髮上，然後輕輕的說：

——這花是跑了二十里地，從盔甲山上摘下來的呢！沈思着，不自覺的從頭上摘下花，擺在手心上，仔細的觀賞。紅色的花瓣張開，像一個人的嘴，在說着幸福的微語。

在花裏做了一個夢，夢裏有草原，山嵐，羊羣，割草的人。

暮色漸深，雲霞都沈落下來，成爲紫色沈澱的煙霧，降落在山嵐上，伸展下來。

——爺怎麼還回來。

玲子獨語着，把花簪在頭上，把手搭在眼上罩着向遠的小道看去。果然在濃重的暮色裏，萬九爺搖動着影子蹣跚的走來，白色的鬍子垂落在下巴下，遠遠的就可以看見。

玲子跳起來，迎上去說：

——爺！你怎麼才回來？

萬九爺佈滿皺紋慈祥的臉上蓋了一層灰色的霧，兩條眉毛擰在一起，結了一個疙瘩。輕輕的沒說話先嘆口氣。

——爺都是爲了你，才受這些骯髒氣。

玲子瞪大眼睛，拉着爺的手。萬九爺無可奈何的笑了，用乾巴的手摸着玲子的頭髮，像摸在羊身上一樣的柔軟。玲子的眼注視着萬九爺的嘴，像是問那嘴唇裏藏的秘密，嘴唇張動了，但不是她想問的。

——晚飯做了嗎？

稚氣的搖搖頭，黑色的頭髮搖動了，頭髮上的月季花顫巍巍的抖動了。

——做飯去吧！你這孩子越來越野了，就知道戴花。

玲子紅着臉掙開爺的手，跑到屋裏做飯去。

夜洗掉天上的胭脂，露出沈沈的藍色，像一個人的憂鬱，睨巴着眼的星斗就是珍貴的回憶了。

天河高高的斜掛在人頭上流蕩。

迎着門，花脚蚊子細吹細打的吹奏着夜之曲。

萬九爺躺在房簷底下的破帆布椅上，嘴裏叨着一個彎嘴的烟斗，抽的是關東烟末。手裏拿着大芭蕉葉的蒲扇，不停的揮動着，趕開那盤旋在頭頂的花脚蚊子。

——玲子，刷完鍋，快點出來。

玲子從屋裏跑出來，拿着圍裙迎門攔了兩攔，趕開堆聚在門口的蚊子，順手帶上門，就跑到爺爺腳下，搬個小板凳坐下。

萬九爺闔上眼，却沒有睡，手裏的蒲扇仍在一起一落的擺動。

21. 玲子仰起臉看天上的星。牛郎星織女星仍都出現在那熟悉的老地方，於是縈迴在她想像裏的是古老的傳說，在湖畔每晚洗澡的仙女，讓一個牧牛的人抱走了衣服，失

去了魔法，於是就嫁給那人……………

羊在欄裏咩咩的叫。

萬九爺從嘴上拿下烟斗，深深的吁了口氣。玲子的眼光從那雙相思星上落到爺爺的臉上，奇怪的問：

——爺爺！什麼事總長吁短嘆的。

——孩子家的懂什麼，一個沙鍋打到底的問。

——不，告訴我，爺爺！

山嵐裏有螢火飛了，靜靜的從深草裏飛起，拖着一個亮的尾巴，像迷失了途徑的旅人帶着盞燈，飛到田野裏，飛到人家的窗外。

天河更明亮了。

萬九爺把蒲扇搨了搨說：

——咸五村董說周副官要放火燒山。

山嵐裏有高大的松樹，蓬蓬的青草，有不知名的野花，結着紅棗子的小刺樹，有白毛的甕子，花皮的蛇。

玲子驚奇的喊出：

——燒山？爲什麼？

緊緊的扯住爺的手，彷彿她已看見火燄纏住山嵐，冒着黑色的濃烟，濃烟裏甕子松鼠狐狸都驚慌的奔跑。

——爲什麼！傻孩子，怕窩藏「鬍子」哪。這正是青草長得有半截人深的時候，隊上也不知道怎麼聽到一個「風」，說盔甲山上的人在十五圓月以前要回來。

——那麼大哥要回來了。

——不等你大哥回來，咱們先活不成了。燒山，燒房子，把靠着官道的莊稼凡是攔到腰的都得砍掉，咱們在那裏住？吃什麼？

——咱們也跟着他們去呀！

24.
在這裏不走。

——你這孩子越來越野，我越看你越像你那死去的爹，你去吧！你爺爺老了，留

——爺不走，我也不走。

玲子從爺的手裏接過烟斗，插進荷包去，裝了滿口一斗烟，送到爺爺的嘴邊。然後嗤的一聲劃亮一根火柴。

在火柴一閃的亮光裏，萬九爺皺紋的臉上浮上一層笑，深深的吸口烟，望着玲子有怨意的眸子，輕輕的拍了拍她的頭。說：

——爺留在這裏都是爲你。自從你爹死了後，撇下你大哥和你，你大哥走了，我爲你才留在這裏給人家「看山」，受一些骯髒氣。我老頭子扔下六十往七十歲上數，快要奔土的人，就是你是我的公事，等你嫁了人，我就死也閉眼了。

——爺！我不嫁人。

——不嫁人！那頭上戴的花誰給你摘來的？

玲子羞慚的垂下頭，萬九爺却呵呵的笑起來。一陣風吹過田野山嵐，莊稼的葉子和青草葉都搖撼着悉索的响。狗從房後搖着尾巴跑來，偎倚着玲子。玲子拍了拍狗的頭，狗就臥在地下，搖動尾巴打着地蹦蹦的响。

——你喂了花子嗎？萬九爺看見狗，不放心的問了聲，玲子點了點頭。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

——大虎那孩子也挺好，赶上這荒亂年頭，要是在太平年月……
是追憶着往事的喟嘆，萬九爺從嘴上拿下烟斗，攥在手裏，閉上眼皮，像是入了夢。

夜漸深了，天河低下一塊，從山嵐那邊飄過來簌簌的風聲。

草叢間跳動着藍色的鬼火，那一帶是墳地呢。

——爺！回家睡吧！

羊在欄裏沈靜的睡熟了，沒有一點聲音。

狗蜷屈在窗底下。

——縣長大人，我求求你，我給你跪下……………
從窗裏飄出萬九爺模糊的鑒語。

草葉上落滿露水。

三

黑洞洞的窗戶紙上發白了。

花翎的大公鷄跳到柴禾垛上，挺着頸子叫過三四遍。

草尖上滾下露水，像一滴淚，從槐樹的葉子上滴着，從大楊樹的葉子上滴着，從高粱葉子上滴着，從玉蜀黍的葉子上滴着。滴着，山嵐上掛滿了淚。

玲子甩着鞭子，從欄裏趕出羊，邁過山嵐向草原那邊走去。狗在羊羣的周圍環繞的跑着，有時一頭羊離開羣，牠就威嚇的大叫着又把羊追回。

踏着柔軟的青草，露水都打濕了褲腳。

走到紅十字河，淌着淺淺的水，河底鋪着明淨的砂粒，印上了腳印，水在腳邊打着漩渦，涼絲絲的。十幾頭羊也都零落的叫着跳下水裏去。走過河，羊都抖了抖，摔開白毛上沾的水珠；玲子也倚在一棵槐樹底下，放下那挽得高高的褲腳，花格子布上濺的水漬，一塊塊的像是地圖上的疆域。

前面展開了恬靜的草原。草原的盡頭，遠的地方，地平綫上孤立着碉堡。

玲子攏了攏蓬亂的頭髮，眼睛巡視着平靜的草原。草原上走着綠色的漪漣，綿羊像白色的浪花在草原上奔湧。沈藍的天空點綴着幾塊紫色的雲，有雲雀在高空裏嘹亮的唳叫。右邊的土崗子上也是靜靜的，幾棵松樹像雕刻的行脚人，彎着腰，背着行囊，以動的姿態永恒的站立在那裏，它是草原上的守望者，日夜的傾聽着草原上的低語。

27.

太陽在山嵐後徐紆的升起，窺視着草原。玲子焦燥的打着口哨。

「正月裏來正月正，我領小妹逛花燈，

二月二來，龍抬頭……」

有人唱着小調從土崗上走下來，戴着『沙籠窩』的草帽子，帽子下閃爍着一對明亮而熱情的眼睛，是昨夜的星星忘記退去，遺落在那充滿了生氣的臉上。（紅的粉刺是青春的象徵。）穿着洋麪口袋做的小褂，在襟上還有印的商標「天官賜福」四個字，雖然染了色，那字仍能認得出。

玲子知道是大虎，扭過臉裝做不知道。沈重的脚步踏在柔軟的草上，近了，在她身後停住。她很清楚的感覺到一個人呼吸的氣息和那騰騰跳動的心房。突然，她把頭向後仰去，於是碰到一個暖和而堅實的胸脯上，都笑起來。

羊在草原上啃嚙着青青的草葉。

玲子和大虎坐在槐樹底下的岩石上，輕輕的笑，輕輕的扭打，談着天，談着地，談着山嵐，談着昨夜的夢，談着遼遠的……

玲子抑起臉，接着從葉子間落下的陽光；閉上眼，眼前是一片幸福的紅色的夢。

突然像一朵黑雲遮住太陽，玲子奇怪的睜開眼，却是大虎的影子落在她的臉上，眼睛流星似的落下，落到她深邃的如清潭的眼底。嘴唇上溫柔的……草原上沈默了。

圈抱着大虎的腰，玲子的手指觸到一個生疏的堅硬的東西上，奇怪的問：

——這是什麼？

——刀，一把殺人的刀。

——我看看。

大虎從腰帶上解下那把帶着鞘子的九寸多長的小刀，遞到玲子手裏。玲子喜悅的把刀從鞘子裏抽出，鋒快的刀劍打着閃。

——給我吧！

——你要這個幹什麼？

玲子裝出鄭重的樣子，瞪着眼，擡起眉毛，說：

——我呀！我要它殺人！

——殺誰？

——殺！殺……殺那欺服我的人。

大虎忍不住大聲的笑了，玲子也笑倒在大虎的肩上。大虎把刀鞘掛在她的扣鈕上。

遠，碉堡站立的地平綫上有兩匹馬向這邊跑。馬在草原上奔馳，馬鬃都矗起，長的尾巴在風裏飄着。

——你看！

大虎驚覺的用手指着向這邊跑來的兩匹馬。

近了，馬蹄踏着青草，羊都畔畔的叫着，慌亂的向四外跑開；狗繞着馬的周圍狂嗥。

馬在草原上徘徊。

騎馬的人穿着灰色的軍裝；一個是紅鼻頭，臉上眼和鼻子都緊擠在一起，另一個

上嘴唇有兩塊蒼蠅尿的小鬍。

馬繞着玲子坐的地方兜了一個圈子。四對眼睛互相注視，投射着懷疑的戒備的妒恨的火燄。……………

那留着小鬍的嘴唇一咧，露出一個黃澄澄的金牙，向玲子笑。玲子打了一個冷顫，身上起着鷄皮栗子，如同在深草裏看到一條紅舌的毒蛇；手緊緊攥着刀把。

馬一甩尾巴，又撒開蹶子，潑刺刺的踏着青草跑回去。羊羣又寧靜了。

玲子看着那馬去遠，心裏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但是攥着刀把的手已濕漉漉的出了汗。

——做什麼的？

大虎睡了口吐沫，憎恨的說：

31.
——都是隊上的，那個留鬍的是周副官，那個是魏參謀。掛着名的來打鬍子，老百姓可遭了殃，這個傢伙坑害的人可多了。

——爺說盔甲山的人要回來了。

——可不。城裏緊極了，路口都拉上鐵簍，轎子上架着機關槍。街上溜溜蕩蕩全是背槍桿的，沒有事的時候，供他們吃喝，遇上了事，他們想法子禍害鄉下人，燒山砍莊稼全是窮人倒霉吧！有錢的人連一根毛都動不了。話又說回來，有錢的人怕「鬍子」，窮人才不怕呢！

玲子默默的吹着口哨，忽然想起萬九爺的話。

——爺說今天和村董去求縣長。

——縣長管屁事。

.....

草原上，羊啃着草葉，有時吐出一兩聲呼喚；人却都沉默無言了。

天空上飄蕩着悠悠的白雲。

遠的地方，碉堡傲岸的孤立在地平線上。

四

隔了一天——

在萬九爺的家裏，戚五村董在那不過三尺見方的空間裏打轉轉，走兩步一轉身的踱着步，鑲嵌在爛眼邊裏的急星眼，陝巴陝巴的睜睜着，手裏擦着一對核桃手串子，搓動着咯楞咯楞的響。萬九爺倚在鍋台上，嘴裏叨着那黑光油亮的煙斗，安靜的抽着煙。

外面太陽落着火，山嵐裏的綠葉都萎靡的蜷縮。，藏在樹葉底下的蟬拖着焦燥的聲音喊得更起勁，潛伏在青草裏的螞蚱也都忍不住灼熱，振動着脆的薄翅扎扎的飛。

咯楞楞，咯楞楞，

兩個核桃都像掛了一層油，在手裏上下的滾得更急了。

——該當出事，前天周副官到各轄子巡察，偏看見你們家那丫頭……

戚五村董的話還沒說完，吧嗒一聲的從萬九爺的嘴裏掉下了煙斗，那彎嘴在地摔

折了。是一個出乎意外的响雷在頭上掠過，猶勉強鎮定的問：

——看見了怎麼辦？

——那還用提，他見了大閨女小媳婦比蠅子見了血還厲害，你們家這丫頭又長得像花似的，你想他看見了能放得過麼！

——放不過怎麼樣！我不像別人那樣容易欺服，老五你看我這樣窩囊受氣，還不是爲了那孩子，倘若誰動了玲子一根毫毛，我就跟他豁豁老命。

那個手裏的核桃因吃驚於一個人的憤怒而靜止了。

——九爺，話不是那樣說，不怕官就怕管，誰讓咱們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咱們怎麼硬也逃不出人家的手心。況且這一次又是爲燒山砍莊稼的事，咱們求着人家。

——話說到這裏，老五，燒山莊稼的事我管不着，山又不是我的，我又沒有半畝高粱二畝穀，他願燒不燒，願砍不砍，反正我不能捨咱孩子送人情。

急星眼直瞪着，半天沒有陝巴，紅眼圈更顯得紅了，

——九爺，九爺！我也知道我這個話不好張口，大家夥的事，得可憐可憐大家。
——行！爲大家夥借我老頭子的頭都行，可是老五你也是有兒有女的人，你自己能……

從萬九爺嘴裏噴出的吐沫星子都落到村董的臉上，村董的臉紅了，萎靡得像在流火山嵐裏的青草一樣低垂。迷惘的，用力的搓着手串子。

沈默中，手串子咯楞咯楞的響。

——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個醒，魏參謀又追問你的治安義務捐，修堡壘，修大道，你應當拆四十個場，還有春天的太平捐，你再不繳上，隊上要趕你的羊了。

——老五，你不用拿這個來擠我老頭子，不是趕羊嗎？讓他們趕吧！至多，這個地方住不了，我和孩子到外縣逃荒去，你再說出大天來也沒有用。

35.
咸五村董悻悻的走了，踏着青草，吐了一口深紆的氣。

——我這是圖的什麼！

36. 看看太陽偏西了，一邊走一邊心裏算計，自己催促自己緊走兩步吧，還得到城裏去，太陽落以前得趕回來，天要是放了昏，轎子上不好過。

萬九爺在家裏如同做夢的飄盪，彷彿流落到三千里外，迷失在一個生疏的地方，找不到歸路。

憤怒，迷惘的網罩住了他的心，許久之後，也長長的嘆了口氣，從老花的眼裏掉出一滴辛酸的淚。

外面蟬聲有氣無力的拖着。

萬九爺手裏捏着那跌碎的煙斗，低着頭的沈思。蠅子在頭上嗡嗡的飛。

傍晚，羊轎子上的銅鈴又叮鈴叮鈴的響着從草原回來。

萬九爺關頭第一句就是：

——玲子明天不用去放羊了。

——爲什麼？爺！

玲子從來沒看見過爺這樣的板着鐵青的臉色，臉上的筋都疾廼着失去往昔的溫和，怪怕人的。

——羊羣讓我賣了，不在這裏住。

——離開這地方？

玲子驚惶的瞪大了眼睛；離開這青青的山嵐，綠色的草原。她熟悉於這裏的每一棵樹每一叢草，而且還有她的羊羣，羊離不開草原，她也離不開山嵐。

羊在欄裏叫，從窗外流進溫柔的呼喚。

——爺！不！咱們還怕「鬍子」？大哥也……

萬九爺惱了，喝叱着：

——你不走，這裏有你的心肝哥野漢子。

37. 玲子伏在炕上抽動着的吸，委曲的留戀的。萬九爺無言的望着那起伏的背影，像誰在撕着他的心，淚水在眼裏滿了。

屋子裏朦朧的昏暗下去，寧靜中飄出淒淒的模糊的哭聲。

山嵐裏飛起螢火，草上又該有露水了。

狗在窗下不安的哼着，徘徊的拱着門。

——玲子，做飯吧！人不吃，狗還吃呢。餓着啞叭畜牲傷天理。

萬九爺顫抖的手哆嗦着的摸玲子光滑的頭髮，感到什麼刺手，摸索着從頭髮裏摘下一根乾草梗，扔到地下。

五

山嵐沈默的，像是缺少點什麼，是羊的叫聲，是叮噹的大銅鈴，是銀笛般的口哨。

草原上平靜的。失去浪花般的白點。

螞蚱在草裏軋軋的飛。……

玲子坐在房簷底下，看那空的羊欄仍遺留着羊排洩的羊糞，播散着親切的羶臭

但是羊呢？忍耐不住感情的迸發而哭泣，眼睛讓淚水泡得像紅桃一樣。

房簷底下的牆上掛着那枝看羊的鞭子。鞭子桿都磨得油膩膩的冒着黑黝黝的光，靜靜的貼在牆上。

山嵐裏寂寞的回憶着響亮的鞭子，陽光懶懶的像一條死蛇躺在地上。

玲子的思想在描摹着一幅凌亂的回憶。

昨天早晨——

玲子偷偷的抱了一個小的羊仔跑到屋裏。在窗紙上撕了一個小窟窿的向外看。

窗外站着爺，戚五村董，和那鑲金牙的人。

——九爺，事要三思而後行，這一次你什麼都完了。

沈默。

——你的捐怎麼樣？

——隊長知道，我沒有錢。

——沒有錢趕你的羊，這是公事。

——隊長要趕就趕。

——趕羊！

於是幾個漢子都跳到羊欄裏，按住羊捆綁着。羊咩咩的悲哀痛苦的叫，是掙扎的耻辱的呼聲從那馴良的動物嘴裏吐出。

受了外面的激動，在玲子懷裏的小羊仔也掙扎的軟弱的叫號起來。

——怎麼，屋裏還藏了一隻，搜！

於是從外面跳進一個人，從玲子的手裏奪去了羊仔，倒提着腿的出去了。

羊悲哀的鳴着，一隻隻的讓別人抬走了。就這樣的玲子失去了她的羊——她草原上之伴侶。

回憶着，她耳邊環繞着的羊的悲鳴，像無數的箭射在她的心上，她失去了羊，而且她也將要失去她的故土——山嵐和草原了。

——燒了山，咱們也只好滾蛋了。

今天早晨，萬九爺就咒罵着的到城裏去，爲的是找老街坊隣居求求幫，預備「盤纏」到外縣去。

在門口旁邊停着一輛一個人推的兩把車，蒙蓋着厚厚的一層塵土，輪子是一個大木盤，讓不平的道上的石子撞得滿佈着疤痕。

玲子看着那車想，想到了明天，後天……

白鬍子的爺推着車，自己在前邊拉着絳，在外鄉流浪。那都是一些什麼地方？推着拉着小車徘徊在生疏城池的街巷間，荒漠的曠野裏，說有的地方不長草，全是沙，喝口水都不容易找到。晚上睡在別人家的門口，睡在露水打濕了的青草地上，睡在風裏，睡在雨裏，要是以後秋風涼了呢……

41.
家——三間破房子，使她發生了熱烈留戀的情緒。她欣賞山蜘蛛能在幽靜的松蔭裏找一個藏身的網，螞蟻也都有它自己的巢穴。

看着天空裏的雲，飄向遠的遠的地方。

玲子怔怔的想，感覺到的是一片空虛渺茫。

太陽唧山的時候，萬九爺從城裏回來，白的鬚鬚上沾着黃土，眼角嵌着一滴白的黏眼糞。蹣跚彳亍的跨過山嵐。到了家，急急的把掛在樑上的一枝破槍筒子拿出扔進井。

——這是什麼年頭，人命還不如一條小鷄子。

萬九爺嘆息的摸着玲子的頭說：

——城裏砍了不少的人，因為帶私鎗。城裏四街都貼着告示，說誰家私藏槍枝兵器，查出來就砍頭，電線桿子上掛着人頭。

萬九爺抑鬱的壓制着聲帶的顫抖。

——我看見大虎的頭也掛在那邊。

玲子的頭低垂下去，突然扭過身跑到屋裏去。站立在炕前，從炕席底下摸出那把

短刀，抽出鞘，鋒利的刀打着冷森森的閃，她想起那刀子的主人，那草原上倔強的靈魂。

——玲子！

萬九爺在外面喊，玲子急忙又把刀塞在破炕簾底下，趴在炕上嗚嗚的哭。

又是黃昏，萬九爺默默的想，想那掛在電線桿子上的人頭，獠牙裂嘴的翻着死魚般的眼，額腔子滴着血；想那青蒼的山嵐要遭到空前的劫難；想明天就推着小手把車子，在陽光下奔波了，到哪裏去？……茫然的嘆口氣：

——明天？

六

這天的晚上。天上陰着，沒有一點亮的黑夜頭。

草上有落下的露水。蛇的嘶鳴如竹笛幽咽的響着，從山嵐的深草裏播散出。

恬靜的……

44.

玲子伏在枕頭上，睜着眼睛，淚悄悄的流，枕頭濕了一片。黝暗的屋子裏像有無數的惡鬼，從牆角屋頂上跳下來，旋轉在她的眼前。

蚊子都無聲的掛在牆上；大的芭蕉葉扇子在萬九爺的手裏一起一落的揮動。

夜一點點的移動着深了。

遠的地方，像有馬蹄子打着地。

狗在窗外鳴的一聲衝出去，汹汹的狂吠，在遠的地方撕裂着什樣的淒厲而憤怒的叫哮，狗像在圍繞着一個什麼東西叫，旋轉的從遠的地方漸漸的近了。

萬九爺停住了手裏的扇子，望着窗外，窗外是沉沉的夜和瘋狂般的狗叫。

——狗叫得像有人。

萬九爺披上衣服拖着鞋，劃亮一根火柴點上燈，燈是一個玻璃瓶子做的。深紅的火簇在瓶口上跳動着，像一個顏色筆頭蘸滿了紅色落在黑紙上畫着。

在牆壁上畫出萬九爺輪糊的輪廓。

狗就在門外叫，彷彿有一個人就站在門外。

——誰？

萬九爺走到外屋，大聲的問，沈寂的沒有回音，便嘩啦的一聲拉開了門。

砰……

尖銳的一聲槍響，驚起了玲子，她披上衣服掩着懷的跳下炕，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出現在門口燈光底下，那是一個魔鬼般的面孔，寧笑着，上唇的兩塊小鬍鬚哆嗦的顫動。露出了牙，一個黃澄澄的金牙。

那個人把手槍插進皮兜子裏。

玲子驚慌的站立在那裏，突然那人虎的一步跳上來，一抬手打滅了燈。把玲子擠在炕沿上。

45.

黑暗中。

玲子的兩隻手推打着那個擠住她的沈重的身體，但是沒有用。那個的兩隻手在摸

索着撕着玲子的褲子。

撕打，推擠，掩護……………

汗從玲子的臉上涔涔的流下。猛然的玲子一張嘴咬住了那個人的肩頭，用力的咬，猛烈的一拳打在玲子的臉上，於是她鬆了嘴，軟癱着身子的倒在炕上。

黑色的夜裏，狗在門外咆哮的叫，屋裏悉陔悉陔的響，一個人急劇的喘息，流蕩的淫蕩的污穢的獸性的……………

悠悠的玲子從昏迷裏醒來，是那劇痛使她甦醒，一個沉重的身子壓在她的身子上。

痛，痛，她痛楚的迷惑的用手抓着炕簾，忽然她的手摸到了什麼東西，如同一個閃電掠過她昏沈的腦子，刀，一把刀，於是她把刀攥在手裏。在暗中，她看見了大虎爺爺都滿身是血的向她注視着。

玲子把手合攏來抱住那壓在她身上的人，攥在手裏的刀，撲的一聲就扎進那個人

的後心，那個人突然跳起來，又重重的倒在地下，蹬了蹬腿就無聲息了。

玲子裸露着身子從門裏衝出去，紫色的血從腿上向下流，她瘋狂的喊着叫着奔跑着，終於倒在一堆青草上。

草葉上的露水珠都滴落到玲子的身上，玲子腿上的血染紅了草葉。

狗跑來，舐了舐那溫暖的頭髮和冰涼的臉，嗚嗚的哼着，像悲悼一個死去的生命。

夜又沈靜了，草尖上滴着露水。

流

一

三月的夜晚，清藍的天空如一個圓寶盒。

盔甲山頂上凍結的積雪，白皚皚的放射着晶瑩的冷光，是寶盒裏漢白玉的綴飾。遠街上，馬蹄聲像春雨後窗外的簷滴，孤獨而悠長的在靜謐寒冷的夜裏敲着。

黑旋風張濊前仰後合的在馬身上搖蕩，似乎要從馬背上栽下來，皮帶上掛着的三號盒子輕輕的拍着馬的肚子，三片瓦的皮帽子向後一掀的扣在脊梁上，像背着一個凸凸的小包袱，手裏還捏着一枝二尺長的牛尾鞭子。

49.
幌蕩着，搖動着，馬身上的人身子幌蕩，三號盒子幌蕩，三片瓦的皮帽子幌蕩，牛尾鞭子幌蕩……

張濂剛在徐家小舖放下大肚子酒壺，在煤油燈的珣爛色彩裏，帶着一種適意的快感和朦朧，走進夜的冷風裏，讓黑色的面頰上燒着熱呼呼的兩個火球，騎在馬上像在雲間飄蕩。

眼前泛蕩着白色的泡沫綠色的泡沫紅色的泡沫，嚙子裏湧着一股辣的氣味，彷彿是躺在綠色的草原睡着香甜的午覺，耳邊却總響着夥傢屋的馬蹄鏢。

像是草原上的風，淺海裏的浪，吹拂着張濂的頭髮和神經，稍，洗去一切記憶，在身上流蕩着像風又像海浪的感覺，但是却捉不住。

白色的馬在月光下馱着醉漢緩緩的走，經過一棵落了葉的白楊樹底下，驚起樹洞裏的貓頭鷹，撲啦啦的飛起，叫嚷着的飛遠。馬上的醉漢似乎也醒了，捲動着僵硬的舌頭唾出口吐沫，提起牛尾鞭子一甩的在靜靜的空裏打了個脆快響亮的花，於是馬蹄迅速急快的響下去，月光下白馬上黑衣的騎馬人前後搖蕩得更厲害。

馬停在一棵迎門柳的底下，騎馬的人輕輕的一撩腿，從馬身上滾下，歪歪斜斜的……

走向大門樓的台階，馬低下頭檢拾着地下遺留的乾草嚼着。

推開風門，屋裏暖 and 昏暗的燈光像春天的風撲到黑旋風的臉上，溫柔得如一隻女人手的摸撫，他感到了疲倦，向坑邊走去。

——這醉鬼又喝得不省人事，他還不知道呢！

——他知道是五八，不知道是四十，他不醉不也是無濟於事，倒又惹他發酒瘋。

是誰的話如蝴蝶的翅尖翩翹的飄搖着，溜到張濂的耳垂上停住，顫抖着像蜜蜂投進吸蜜的針嘴，引起他的注意，抬起紅絲盤結的眼審視着在燈光的暗霧裏模糊的面孔。

郭星的大麻臉，老九的癩鼻子，馬禿子的胳膊鬍子和亮腦瓜，都在他眼裏搖動着，慢慢的穩定了，他才看出一點異樣，每個人臉上都是冷冷的，冷得出水如同結了層霜。△

——怎麼，有漏子嗎？

——漏子不小，老要展來剿咱們來了。

馬禿子搖了搖禿腦瓜。

剿咱們，讓他們來吧，放兩個響兒給他們聽，走着來，抬着回去。老子左右開弓，……………

張濂翻滾着發硬的舌頭 吐出一串咒罵。

你看，你就是這二虎頭的脾氣，不問個清紅皂白根處，沒聽完我的話，二兩鐵漿灌得你先發一陣迎臉瘋，好兄弟，聽說老展調來三旅還有手槍聯來活捉你這黑旋風呢！

沒聽完馬禿子的話，張濂就大聲的笑起來，如同秋風裏白楊的葉子，嘩啦啦的響。老九在陰暗的屋角先乾咳了一聲說：

咱們有了內綫，他們知道咱們的老窩了。

——誰是內綫，娘啦的，斃了他。

張濂一把從屁股後面抓住盒子的把子，彷彿內綫就在他眼前。

——知道是誰不好了麼！

馬禿子嘆息的從腰裏掏出烏木桿的小煙袋，滿滿裝了一銅鍋子關東煙末，牽動着一嘴脰腮鬍子，嚙嚙嚙的抽起來。青色的煙嫋嫋的噴出來，在昏暗的燈光下蜷舒伸展着，一點點的淡了，模糊了，遙遠了。

張濂咬了咬牙，氣憤的。

——來吧！正好幹他娘的。

——當家的不准幹，要咱們撤出去，撤退。

——撤退！

黑旋風的兩個大門牙上下一錯，幾乎咬到郭星的疤鼻頭上去，郭星沒有話的睜了睜眼皮，靜靜的看着張濂似一頭激怒的野獸，野獸般的咆哮着。

53.

——退到那裏去？生在盔甲山，長在盔甲山，有錢的人吃喝玩樂，沒有錢的人不能紮起頸子餓死，幹了這玩意，腦袋擱在褲腰帶上，「撤退」這才真是新鮮名辭，咱

54.

們是腳後跟朝前，後腦亮當靶子，有這麼一說麼？媽的，誰的主意？

馬禿子敲出了銅烟袋鍋裏的灰燼，也敲出心裏的怨恨：

——又是劉賓的主意吧！

——劉賓是什麼東西，糞簍子大的字認識兩抬筐，混他媽的充聖人，什麼軍事學政治學，扯他娘的蛋，我得問問他。

張濂推開風門，就要向外走。老九又乾咳了一聲說：

——張濂，你喝醉了，有話明兒再說吧！

——誰說我醉了，喝酒管喝酒，辦事管辦事，灰孫子才醉了。

走出來，站在花崗石的台階上，面對着沉藍的天空。捏着嘴唇打聲嚕哨，白馬從遠的地方騰騰跑來。

夜，馬蹄像一陣急鼓沿着大道響下去。

屋子裏，炕洞裏燒的乾草播散着溫馨的土香。

鏽滿綠斑的銅燈盤裏的菜子油如同退潮的海，一點點的淺下去。

沉靜的。

郭星檢起一捆乾草扔到炕洞裏，馬禿子又裝起一袋烟。

窗外面的冷風裏，有一兩聲淒慘的狗叫。

張濂准碰一鼻子灰回來。

老九自言自語的爬上炕，眼睛向上望着黑黝黝的房簷，有的地方漏了，落下一綫星光，落到老九的記憶裏，那一綫星光一點點的大了，大得像一扇門，門外是綠色的

山野和往昔的呼嘯。

思想沉湎在回想裏。……

55.

那時，過着「大秤分金，大碗吃肉」的日子。

身邊帶着「傢伙」，在馬上從早跑到晚，奔馳在山巒田野和城廓裏，每個人可以

揀着自己喜歡的去。做。

彷彿是神之子山之王，沒有懼怕，沒有憐憫，永遠驕傲的主宰着大地。

有的落了單，失了手，讓別人五花大綁的用一輛破驢車拉着遊街，也要唱一段：

——我好比籠中鳥，我好比虎離山……△

可是，從去年秋天，梧桐葉落，楓葉紅遍山坡的時候，來了劉賓。想到劉賓，老九很清楚的記起那不很高的個子，臉上骨稜稜的，高鼻梁上架着一件挺厚的近視眼鏡，眼鏡後還有一對神秘的眼睛，永遠凝視着，像在尋思什麼。老九又想起劉賓那一次說的話。

——你們是拿鋤把的莊稼人，我是一個耍筆桿的念書的人，可是大家都逼着走上這條道，這叫死逼上梁山，可是我們得和窮人打成一片，我們不能糟踐窮人，我們要給窮人出口氣。

不知怎樣劉賓遊說六國的把當家的說得心服口服，於是有了「軍令」，「紀律」。

從此每個人身都像帶了一條繩子，那繩子處處拌着腳，繩子網在人心的翅膀上，那驕傲的翅膀受到束縛，飛不起來了。

有一次，蔡黑子喝醉了酒把王四鐵匠的閨女給糟踐了，第二天蔡黑子的人頭就掛在林子裏，血像眼淚一樣的一滴一滴的向下滴着。

想着，像信步而行獨自徘徊在回憶的土地上，撥拾了零散的印象，混合在一起。

想到蔡黑子的弟弟大章。

想到馬禿子和劉賓的不和。

突然馬禿子又敲煙袋，驚醒了老九，於是他嘆口氣。

劉賓不能不說是有兩招，這回我却參不透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離了這個村，再遇不上這個店，好容易在這裏紮住窩子。撲到別處去，哼，遇到「流子」「保甲團」，就許讓別人下了「傢伙」。

——我說是念書的人沒有胆子，聽說三個旅就嚇得轉了向，他可不知道披虎的灰

老鼠廢物。

郭星蹲在炕洞前接着老九的話碴。馬禿子把煙袋擱在腰帶上，從牆上摘下一枝「快條子」，拉開拴，「拍啦」一聲的又推上去，裏面的「頂門子」就跳出來。他陰沈沈的說：

念書的人！我瞧不透他，左不過是搖串鈴的「買路當」，一時狗運亨通，走了子午運。

沈靜的，風聲在窗外逡巡的低吟着。

銅盤裏的油漸漸的乾枯，紅的燈芯慢慢的黑下去，屋子裏佈滿了黑色的霧；從炕洞裏噴出紅色的火苗，紅色的影子一明一暗的在黑色牆壁上跳動。

馬禿子從炕上拾起「一把掾」的帽子，蓋在禿腦瓜上，蹣跚的走出門去，牛皮底鞋踩着凍結了冰碴的硬地吱吱的響，遠了。

老九吐出厭惡的憎恨，在一明一暗火苗的舞蹈裏，他看見馬蹄表的小針指在「x」

上。

窗外，風聲……………

三

風吹着風窗搖搖蕩蕩，有節奏的響着。

在陸閣王的廂房裏，頂棚上垂落下一盞氣死風的燈，強烈的光輝像六月的流火。

張濂隔着一張八仙桌子坐在劉賓的對面。△

劉賓那顯露着青血管的手在桌面上安排下煙盒，鉛筆，火柴匣，茶杯……………

煙盒是原野裏幾百人口的村莊。

火柴匣是險峻的山嶺。

鉛筆是一條坎坷的土崗子。

用手指蘸着水只輕輕的一劃，於是有一條流着淙淙的綠水環繞在山脚下的河流。

——盜甲山在這裏，這裏是鹿道口；這裏是酒館，倘若他們這樣來把我們圍起

來，……：

劉賓之手向眼底的山河襲擊着，於是張濂看見旗幟招展的兵馬捲過山巒草原，火花在寂寞的大地上飛嘯着，摧毀了城堡村莊，焚毀了林樹房舍，烟火在大地上瀰漫着，像海裏的颱風排山倒海的壓着海島，盔甲山孤獨的站立在火綫的圈子裏，等待着毀滅。

那隻暴露着青血管的手輕輕的一掃，什麼都毀滅了。

張濂鼓着眼的說不出一句話。

沈默，風聲漸漸的大了。

劉賓從桌子上檢起烟盒，從裏面抽出一根半截烟捲，點着了噙在嘴唇上，悠然的吸着。厚厚的眼鏡片後的眸子注視着張濂，張濂却怔的望着桌子上凌亂殘缺的河山，像是徘徊在戰場上悲悼田野山林的劫難。

——最好的辦法，只有撤出來，我們得避免我們的弱點，利用我們的優點，我們

不跟他們有正面接觸，硬幹我們是佔不了便宜的，這裏有個很好的比方，一個死水灣子，風吹日晒，幾天水就乾涸，可是要是從山谷裏流下的一條小河，那怕是一條很小的河，流着，匯集了別的小河，流過山巒草原，就許成一條波浪洶湧的黃河。

劉賓的手指着外面偉大的山巒說：

——只要是長草的地方，我們都可以去，爲什麼要死等在這裏晒乾呢！

然而離開盩厔山，張濂終於覺得有點捨不得的留戀，是春天的滿山紅花，是夏天深草裏的虫聲，是八月的高梁地，是徐家小舖在風雨裏落色的酒幌子，是莊稼人熱稔的招呼，垂下頭，迷惘的追憶着失落的信念。

——今天離開這裏，明天也許回來，地方是永遠存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有力量，什麼時候我們都可以回到我們的地方來。

張濂結實的手讓一只暴露着青血管的手抓住，從那手心傳來一股熱流直衝到他的心尖，用力的緊緊的握着。

相信我，相信你，也相信我們的力量。

四

第二天，日光剛在窗紙上送來一把暖意，風遠遁了。

簷頭的麻雀在寒冷的氣流裏抖擻着翅膀噦噦噦的叫。

馬禿子從三里外疲憊的拖着沈重的脚步，移動着長大的影子，在山道上蹣跚。靜靜的，山裏沒有鳥的叫喚。

墳場裏的柞樹都偃偻着身軀站立在稀薄的陽光下，像跪在神靈前祈禱的修行者。

——關啦……

一聲槍響像在水面投了一塊石頭，聲浪微微的波動着，激起山谷騷騷的回音。

馬禿子把耳朵側在前面，傾聽着枯草上有沒有脚步的聲音，右手的中指本能的伸進掛在腰上盒子的護手圈裏，按着機子。

是誰的脚步在地上踏着枯細樹枝，踩折了，輕脆的響着。

——大韋！是你這鬼崽子，大清早的在這裏幹什麼？嚇了我一跳。

從墳場裏走出一個人，上身反穿着蘿蔔絲子毛的羊皮襖，下身穿着一條血染過的料襖，右手挾着一枝雙筒獵槍，左手提拾着一隻雪白脖子上滲着血的兔子。

——這兩天我嘴饞，想吃點野食，剛才朝着野鷄窩開了一槍，沒驚起野鷄，倒驚動了你禿子。

——好！三年九歲活了兔子大的年紀，就跟你禿爺爺打起嘻嘻哈來了。

一陣瑯瑯的笑聲落在寂寞的山谷裏。

大韋和馬禿子一路走下去，道邊上憔悴的石竹子花吃驚於沈重的步聲，而顫抖了。

65.

默默的走着路，走過墳場的時候，馬禿子看到那堆新墳，於是記起埋在墳裏的人，幾個月前還是活生生的蔡黑子，現在一響不響的躺在一個黃土堆底下，伴着寂寞

冷的風雨和蕭蕭的木葉飄風的聲音。暗暗的嘆口氣，心裏說：

——人死如燈滅。

看看身旁的大韋，仍在一聲不響的走着路，這更引起他的感嘆，記得蔡黑子剛死的時候，大韋破口大罵：

——死鬼在當家的手底下多少年，就是有個一差二錯的，也不能到這一步，姓劉的，咱們走着瞧吧！

現在由馬禿子看來，這年輕的小夥彷彿把甚麼都忘掉，隨着年月的遼遠，仇恨也都是褪了色的枯花。也許乾脆一把從心頭扔出，拋到充塞了破鞋破帽子缺口刀的破爛堆裏。

沈默，腳音飄過山谷。……

——三月了，該春動花開的時候，還這麼冷。

——你家老大死了有五個月了。

——唔！這一次誰的主意要咱們撤出去？

——誰！還不是劉賓。

大津鼻子哼了一聲便不言語。馬禿子從腰裏掏出火包子烟袋，一邊走一邊裝滿一鍋烟，把烏木桿叨在嘴上，先不點火，却嘆息的說：

——說實在的，你家老大，沒有劉賓也不至於鬧到這個地步。

——提那個幹什麼，過去的事就掀過篇。

——完了就算完了？

——不完了幹什麼？

一個苦澀的笑浮在大章臉上，一個陰沈的笑浮在馬禿子的臉上，沒有言語的沈默；在年青的心裏點着了復仇的火，燃燒着蛇的紅舌的火燄，馬禿子的心理也蠕動着

65. 一個魔鬼的陰謀。

走到三岔路口。

——今兒晚上在家裏等着我，商量點事。

大韋點了點頭，搖動着背影的走了。馬禿子微笑的看着那小夥子漸漸的走遠，得意的用力吸了吸煙袋，吸不出煙，才知還沒點火，於是劃亮一根洋火，把煙點上，深深的吸了一口，又暢快的吐出，清淡的煙和蟄伏在心底鬱悶的氣都被早晨的輕風吹散，不留一點痕跡。

太陽的輪子在遼遠的地方被一匹金色的馬拖着跑，那溫暖的光像夢一樣的落到人的頭髮上。

盔甲山頂上的白雪發着璨璨的光亮，如同鍍了一層白銀。

五

天氣突然暖和。

山頂上的積雪都化成幾股瀑布懸掛在山巖上，山谷裏有小鳥羞澀的啼叫，田塍裏水溝邊上的筴條也都抽出綠芽。

張濂身上穿着棉襖覺得刺癢，如同誰撒了一把桃毛在裏面。三片瓦的皮帽子也戴不住了，於是解開脖領上的衣扣，光着腦袋，讓溫柔的風和陽光摸弄着那結實的栗色的肉，梳洗着蓬散凌亂的頭髮。

忙碌着，馬蹄在山野間寫着一首史詩的序曲。

——杭育，杭育——

那原始而簡單的歌聲，諧和的飄蕩在甦醒了的大地上。

把鏽槍筒都擦亮，拉着槍栓「拍拉」「拍拉」的響；「三八式」「漢陽造」「快條子」短槍各式各樣的槍，都在人的手裏被珍愛的摸撫着。

那被人忘在破爛堆裏的舊子彈都被人找出來了，三粒，五粒，集在一起的成了堆。

67.

婦女在煤油燈下，翻弄針綫盒，找白綫縫小褂。

王四鐵匠的小兒子拉着風箱，把爐裏的碎鐵燒得紅紅的，王四鐵匠站在鐵砧旁，

小錘叮噠的敲着，於是馬蹄上都換了新鐵掌。

把吊在欄子上的大車架子都卸下，插起來，按好輪子。

「抬桿」用兩匹騾子馱着。

陸閻王騎着馬到各處巡視。

這一股流，蘊藏了所有的力量，等着一提閘就流出去，流蕩在大地上。

六

陰暗的日午，風裏夾雜着潮濕的細霧。

在一張地圖上面劉賓用紅鉛筆畫了一條粗綫，張濂靜靜的注視着。

——這是柳林集，過了柳林集一直向南。……

劉賓的手指在地圖上像一列火車沿着紅綫的軌道爬。張濂却像是坐在火車裏的旅人，經過了長途的跋涉，走到一個渺茫的遙遠的生疏的地方。

——那，咱們什麼時候動身？

等老展到了石門嘴子，我們就從這裏出發。明天，我和你先到柳林集去一趟，查看查看地勢。

張濂走出來的時候，劉賓在後面又追問了一句：

又到徐家小舖去！少喝點酒吧。

於是都大聲暢快的笑起來。

七

夜，沒有星沒有月的夜。

夜，沒有聲息的沉落在沒有燈火的窗子上。

靜靜的深夜，街道睡熟了，門環睡熟了。沒有支離的耳語，沒有拖鞋的嘆息，枕頭上流溢着酒香，睡覺的人在夢裏醉了。

是「鬼回廟怪回山」的夜靜。

街上有孤寂寞的步聲肢肢的響。

一個人的影子在夜裏蠕動着。

銅烟袋鍋子敲着窗打子，裏面透出小聲的問語：

誰？

我，大韋！明兒劉賓騎着黑馬，記住黑馬別錯了。

是黑馬嗎？錯不了。

夜裏一個人的步聲，又吱吱的走了。

大韋的手指摸到冰涼的槍管上，在影子裏看見那走出墳地的幽靈，披散着長長的頭髮，滿臉流血……

蛇的毒舌舐着一個年青的心靈。

靜靜的夜，馬蹄鏢上的秒做着迅速的環步。

八

馬身上光滑得像包了一層白色閃光緞子，用手指摸着柔和而溫暖。張濂左脚尖扣

住馬鐙子，右脚尖一點地，很輕快的翻在馬身上。

那邊，站立着一匹黑色的馬，黑色的鬃毛，黑色的尾巴，黑色的蹄，劉賓走了過去攪住馬韁繩，剛一摸馬脖子，馬鬃都像風裏的草般的顫抖，蹄子前後蹦像擂鼓一樣的敲着地，更嘶嘶的鳴着。

你看，我騎得越不高明，馬越犯性。

人和馬在轉着，馬蹄踢起地上的泥塊，人額上流下汗，流到鼻樑，白色水珠就順着眼鏡的玳瑁框子，向兩只眼角淌去。

張濂大聲的笑着，笑得伏在馬背上直不起腰。

畜牲都欺服你書生，瞧我的。

張濂跳下自己的馬，從劉賓手裏接過韁繩，順手一鬆，馬就揚起脖子，撒歡兒的跑出去，張濂緊貼着馬身子跑了幾步，一卷身子，倏的翻到馬身上，讓馬兜了一個圈子，然後一收韁繩，馬服服貼貼的站住了。

——你騎我那匹「白雪」吧！

——不知道爲什麼今天這馬犯性。

張濂想到傳說裏的一個典故，想說什麼却沒說。

兩匹馬，一黑一白的在山野裏并排的奔馳着，像兩片流雲在廣漠的有着風砂的天空裏駛行。

早晨的田野，有人彎着腰揮動着鋤頭在翻土。

疏落的山林像一幅古老的水墨畫，閒雅的幾筆勾出來，靜靜的擺在灰暗的天空下，烏鴉都從林梢飛起，飄散在遠方的空裏飛旋着，又嘈雜的落下來，落到莊子裏。伏藏在樹林子後的幾所草房，屋頂上都升起早飯的炊煙，直描描的噴出，播散着暖氣的氣味，點綴這大地的冷落。

飄來一陣輕風，炊煙都散亂了。

馬蹄在潮濕的土上留下兩行整齊的痕蹟。

頭髮拂落到張濂的臉上，樹林，土崗，小河，也都在他眼前拂落，荒涼的大地在動着。

在四十里地外，應愁谷的樹林子裏，有人看着漸漸明亮了的陰沈的天色，焦燥而沈默的等待着。

把身子伏在乾草堆上，眼睛從準星子向到柳林集的那條道瞅着，手指在護手圈裏，摟着機子。

如果有太陽，地下的影子該當正了，貓的眼睛迷成一條細縫的時辰。

遠處傳來馬蹄響，有節奏的……

在巍聳的山谷下，兩匹馬跑進準星的垂綫裏。

認清黑馬，手指頭一勾。

在震耳的響聲裏閃爍着一條火綫，張濂頽然的從馬身上掉下，沈重的摔落在地上。

着身子，轟起尾巴，也撒了歡兒。

藏在樹林子裏的人也悄悄的走到谷裏去。

靜靜的，風吹着。

只留下張濂的屍首橫倒在地下，臉貼着濕泥，後背上有一個燒焦的小窟窿，血却從身底下流出，染紅了藍棉襖。靜靜的沒有一點動靜，風吹着頭髮寂寞的飄動着。

天空上盤旋着一隻灰翅膀的蒼鷹。

鷹，翱翔着，滑飛着，突然像箭一樣的投落下來，直落向那搖動着的頭髮上去，一轉眼，又煽動着翅膀飛上空，一直向遠的山峯飛去了。

山谷裏寂寞的風搖動着乾枯的樹枝，搖動着死人的頭髮，搖動着……

靜靜的，染在藍棉襖上的血凝結成紫色的了。

黃昏，點燈的時候。

張濂安靜的躺在一扇門上，讓別人從四十里地外抬回來，停在廣場上。臉上安靜的半睜着眼睛，嘴唇變成青色的緊緊閉住，胸前浸滿着血漬，暗紅的一片。

十幾隻手擎着火把，燒着紅紅的火燄，圍在四週。

沈默的眼睛注視着，注視得潤濕了，流出淚。

陸閻王把一塊紅布蓋在張濂的臉上，用顫顫的聲音說：

——老兄弟是我的左膀右臂，跟了我多少年，我死了親兄弟都沒有這麼難過。大家別看着了，給他料理後事吧，也得查一查誰下的毒手。

大家都漲紅臉，眼裏向外冒火。老九把牙咬得「格格」的響，郭星用手捏着鼻子

75. 一甩，甩出鼻涕，嘴裏嘟噥着：

——誰他媽的不是人養的。

76.
粉蓮紙。

在火把的圈外，馬禿子怔怔的站在那裏。夜裏，沒人注意到他面色蒼白得似一張粉蓮紙。

有人抬棺材來了，廣場上混亂着，火把到處舞動着。從人的嘴吐出咒罵，投下復仇的誓言，可是悲哀在人的心裏像一塊石頭。每個人的心裏都拖着塊沈重的石頭，向下沉。

——先等等入殮。

突然，大韋出現在火把的亮光底下，反毛皮敞開了懷，腰帶上捌着把明晃晃的腿叉了，臉上燒得火紅的如同夏天傍晚的天空。

——我得看看三哥。

掀開紅的蓋臉布，大韋看見那半睜的眼睛，沒有一點怨恨和憤怒，穆謐的落漠的望着空虛。

轉過臉，鎮定的望着騷擾的人羣。

——冤有頭債有主，我不能讓三哥死得不明不白，是我，我大韋坑了張濂，我不是按心打死三哥，我姓蔡的和姓張的沒仇沒恨，跟姓蔡的有仇有恨的是別人，陰差陽錯的錯到三哥身上，殺人得撈兩把血，我也得對得住三哥。

在別人驚愕的時候，大韋從腰裏抽出腿叉子，嘆喟一聲的就插進袒裸的胸膛裏。血花噴湧着，激射着。

屍首沈重的倒下，壓在張濂的屍首上。

靜悄悄的，每個人都緊壓着自己的呼吸，神經纖維像張在拉開了的弓上的弦。如做了一個噩夢，在遼遠渺茫的地方，才有這奇怪的夢。

陸閣王跳上「棺材天」。

77. 大家都看見了，在這個吃緊的時候，自家弟兄鬧起「窩裏亂」，今晚上的事，裏面說不定還套着別的事，我有一句話要說，自家弟兄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別人把刀按在咱們脖子上，才不准咱們過下去，咱們要起來同他們拼一拼！死了也值價。

燃燒着人的心。

更多的火把照耀在廣場上，如血的火光洒遍了大地，洒遍人臉，燃燒着夜的心，

——不能讓他倆白白的死，咱們要記住他倆是怎麼死的，在死的面前，大家盟誓，從此以後大家一個心，互相當着親人看待。

陸閻王就跪在「棺材天」上，廣場上的人都隨着跪下。嚴肅的靜默，神秘而神聖的。血從死屍的傷口裏流出，誓言從活人的嘴裏吐出：

——誰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轟。

兩具屍首裝在一口棺材裏埋在一棵柞樹底下。

把火把投在墳前，每個人都垂下頭。

黑雲佈滿天，大地上漆黑的像沒有涯際的海。

熊熊的火光籠罩着墳上的濕土。

落着雨的夜，春天的雨。

幾盞馬燈的影子在雨水裏搖曳着。

雨打在人臉上，打在馬的身上，打在油布上，打在雨傘上；一滴，一滴……人的脚，車的輪子在地上印下凌亂的點和綫的圖案畫。

雨聲淙淙的響着，落在鋼鐵上的響聲，落在肉皮上的響聲。

劉賓站在雨裏啞着嗓子的喊：

——他們已經到了石門嘴子，我們今晚上就得退出盔甲山。不湊巧又趕上這個天氣，可是，挨點澆也沒有關係。以後記住我們不是土匪，如果別人說我們是土匪，那我們搶回來我們應得的東西也是應該的。

79. 雨落到劉賓的眼鏡上，迷迷濛濛的蒸氣像封閉了窗子的山谷裏的雲氣，燈的影子裏的人的影子，什麼都看不清楚了。

郭星的麻臉上淌滿了雨水，身上纏滿九龍帶，背着兩枝「快條子」——一枝是自

己的，另一枝是馬禿子的。在外面罩了一件蓑衣。

——禿子跑到那裏去了，怎麼還不回來，越老越荒唐，准又是去找那臭娘們。

這時，馬禿子一個人孤獨的站立在新墳前。

曠野裏的雨聲像海潮的奔騰。

雨落到新墳的土上，落到馬禿子的臉上，有兩滴暖和的雨淌上了臉。

把一條繩子搭到柞樹的杈杈上，垂落下一個活扣，套在脖子上，一登腿，身子懸起來了。

耳邊是澎湃風雨聲，漸漸的遙遠了落寞了。

——轟隆隆

黑暗的天幕上滑過一道亮閃。接着一個響雷，這是春天的第一聲雷。閃光照着馬禿子掛在樹底下，靜靜的搖蕩着。

牛角號鳴鳴的響。

大車的輪子轉動了，車桿上掛着一盞馬燈，燈影裏鞭子打了一道閃，騾子就放開
騾子轆轤的跑下去。

人們拖着水嘩啦嘩啦的在雨裏艱辛的跋涉。

一個脚印踏着一個脚印，雨水都成窪了。

雨落着，大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四〇

菜園子李五

一

十月的盔甲山麓。

柞樹的葉子都乾黃的掛在褐色的枝上，在風裏瑟瑟的顫抖，使整個的山麓捲埋在沙口的海潮般的風聲裏。幾棵柿子樹上掛着讓霜打過的柿子，在溫和的陽光下閃爍着瑪瑙一樣的顏色，點綴了寂寞的山麓。蒼黃的草在風裏無力的搖蕩。草叢裏的棘子樹都希罕的呈獻出紫紅的酸棗。

靜穆的林叢間，三個人的脚步輕微的踏着乾草，從遠的地方逡巡的走來。

83. 草裏悉索悉索的響，像是響尾蛇遊行。同蛇一樣的是三個人機伶緊張的情緒和敏捷的動作。

山麓上寂寥的，只是風播弄着柞樹葉子響。

——老八，等一等，讓我摘兩個柿子解解渴。

走在後邊的馬大砲一眼看上了那一樹赤紅的柿子，舌頭不由得伸出來舐了舐乾巴的嘴唇，咽下一口吐沫，低聲向前邊的老八招呼了一句，就跑到樹底下舉起手裏拿的白蠟桿子打柿子。

——就是這地方靜也得當心，再說時候也不早了。

老八皺皺眉頭的停下脚步，但仍是戒備的巡視着寂靜的山麓，嘴裏咕嚕着。

馬大砲從草叢裏拾起打落的柿子，嘴裏也不服氣的說：

——天還早哩！我管保你點燈的時候到城裏，三十里地算個屁，不信你問菜園子李五。

菜園子李五却沒答腔，只是看了看腳底下的草像毯子鋪在地上那麼厚，嘆了口氣說：

——可惜這些個子草，真够燒幾個冬天烙屁股的熱炕。

在寂靜的山麓，三個人又沈默的踏着乾草悉索悉索的走下去。

——媽啦的！怎麼還澀。

馬大砲啃了口柿子，一邊嚼着一邊鄙噥。

——那怎麼能不澀呢，柿子熟了還得「懶」。從前俺菜園子的地邊上就有棵柿子樹，到了這個時候都結得纍纍垂垂的，摘下來用熱水一「懶」，吃起來那才甜呢！

說完話醒醒鼻涕，是菜園子李五的老毛病，他眼睛向遙遠的地方注視着，遠的地方是蒼藍的天，灰蓬蓬的雲塊，和模糊的大地的邊緣，但是還有一件別人看不見的，是他記憶裏的菜園子。春天插滿了菜花的畦子，夏天井台上搖水的轆轤，秋天掛滿紅柿子的柿子樹……

——你那三畝半菜園子如今和這山坡也差不許多了。

馬大砲吐出柿子核，也像是嘆氣的鬱鬱的說。

——怎麼個講究呢？聽聽你大砲。

在前邊走的老八却忍不住的笑了。

——那裏邊，草也該够燒幾個冬天烙屁股蛋子的熱炕咧！

李五沈默的醒了下鼻涕。

——別難過哪，李五。

——這一回要把你撈到手裏，可沒有上一回那麼便易，上回不過拿走了你幾十塊錢，這回，哼！

老八一邊走着路，一邊從腰裏掏出一盒「小紅孩」的煙捲，抽出一根嚙在嘴上，點着了深深的吸一口，然後輕輕的向外吐出煙絲，讓白色的細霧在風裏淡淡散開的消逝。

咳！媽的！

摸着「腰裏硬」上插着的一排刀子，李五感嘆的唾了一口吐沫，像是吐出了所有

的憎惡和不愉快的記憶，憤憤的說：

——俺本來是開菜園子，偏說俺是「不幹好事的」，好好的日子一下子就都完了蛋。這回俺可真幹上了，看他能咬掉俺的鷄巴。

李五不熟練的罵着。那些字眼從他嘴裏吐出，顯出生澀和刺耳。

我大砲真配服你，老實人也會不老實起來。

唉！馬老實有人騎，人老實有人欺。像李五這樣的，一年前你要說這個，他真要捂着耳朵跑開，弄到臨後，還是這條路。

老八把半截煙捲遞給馬大砲，眼光機警的四外巡視了一週。

一個影子突然在眼前一閃，灌木叢裏起了一陣喳喳的響聲。

三個人都停下了脚步。老八掏出「盒子」，手指頭勾着機子，眼光注視着那一叢顫抖着的灌木。

噠，噠，樹葉顫抖着，突然一隻黃色的山獐子跑過去。

老八輕輕的吁了口氣，把「盒子」的保險機扣上，看了看慢慢沈落的太陽說：

——腳底下加點勁哪！李五早點回去看看你的菜園子。

李五乾澀的笑了笑。

三個人的脚步迅速的在遙遠的地方響着。

太陽落下山，暮色沈沈的籠罩住蒼茫的穹窿和山野。

二

幾個月前。

李五的菜園子正是賣錢的時候，菜畦子裏一片蔥籠的綠色，韭菜都開着白色繖形的小花；架子上的芸豆在心形葉子的掩護下藏着一穗穗的豆莢；匍匐在地下的黃瓜蔓謝落了花，都打着瓜紐靜靜的臥在葉底；就是水溝邊的掃帚草都長得像一棵小樹。

陽光是暖和的，風是溫柔的……

花翅膀的大蝴蝶翩翩的展動着彩色的薄翅，在園裏環視着。蜜蜂都嗡嗡的做着菜

花間的訪客。

井台邊剛響過轆轤把的旋繞聲，水溝裏的水仍在汨汨的流着，流進菜畦子裏。

李五默默的蹲在井池子旁邊，陽光落到臉上，感覺到癢癢的就像一個蟲子在蠕動着，便抬起沾着泥土的手掌在臉上摸索。他看到園子裏的豐收，一絲笑就吹裂在他穆靜的臉上。彷彿菜上的花都變成白愧愧的洋錢，滾着，滾到他的腳底下，於是抓起一把。他手裏抓了一把土。

——錢，這就是錢。

他對於鈔票總是懷疑着；他用過銅錢，制錢，洋錢，洋錢有老鷹的，大頭的，小船的，他知道怎樣去分辨一塊洋錢是真的還是夾板的，真的側着邊吹一口氣，放在耳邊便會聽到明明而輕輕的琤琤的鳴聲，可是他却沒法去分辨一張花花綠綠的洋錢票子的真假；他常想洋錢票子同鄆都城的鬼錢差不許多，到後來坑人的把戲。所以他積攢了幾年，把五十塊洋錢都埋在地下。

黃土就是洋錢，紙票子隨手花，可不能存。

想到這裏他滿意的笑了，滿意於自己的盤算和那一筆埋在地下的財富。

王把頭，你今年園子不壞，可以騰下幾個了。

從後邊送來老叢沈重的步聲和粗豪的語音，打破了寧靜的沈默和李五的冥想。

嘻，靠天吃飯吧，你的莊稼也不錯。

李五抬起頭打了一聲招呼，老叢也蹲在井池子旁邊。

我就沒想到你這手。你看我種着七八畝地，拆東牆補西牆，拉了一屁股債；

你三畝半園子讓你調理得真來錢。你們兩口子又不僱人，喂！你們那口子呢？

俺家的又犯了心口痛的舊病。

你該請個先生給她看看。把頭，你給我三分錢的葱，晌飯醃麪醬吃豆皮粑

粑。

老叢一邊說着一邊遞過來三張染滿了汗污的分票。

——你拿着，這還用花錢，好在都是田地裏出的，老天爺要是睜眼，咱們都可以吃飽飯。

李五從井池裏揀起一把葱給老叢，却没有接他的錢，於是老叢笑迷迷的拿着葱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看見菜畦子裏有一隻花翎毛的大公鷄啄着菜，他急急的張開兩條胳膊一起一落的擺動像是要飛，嘴裏「歐——什」的吆喝着。那隻公鷄嚇得咕咕叫着跑開。他突然想起來的說：

——風聲不很好，剿鬍子的這兩天進城，聽說過嗎？把頭！

李五淡淡的搖搖頭，不經意的說：

——咱們又不是鬍子，又沒錢，還怕什麼。

——沒有錢，還沒有仇人，這年頭……

老叢嘆息的走了。李五也蹣跚的走進自己的小破屋子裏，屋子裏塞滿了耙犁鏟刀

筐子耨頭。在炕上躺着李五家的，蓬散着頭髮，臉色蒼白白的擱着。

——好點嗎？

——這一陣子又好了。

——把埋的錢挖出來，給你找個先生看看。

——不，別動那個。

女的急促的銳聲的叫着。

——人誰沒有難處，那個錢可輕易動不得，留着急難的時候用，我這個病算不了什麼。

李五無聲的垂下頭。他想這個時候要拿出來洋錢也容易出風，不動倒也好。忽然他覺得自己的右眼一陣痛，於是問家的：

你看俺眼裏是不是進去了砂子？

李五家的掙扎着的爬起來，翻着李五的眼皮看了半天，除了那纏滿紅絲的眼球，別的什麼也沒看到。她疑惑的問着自己：

——別是動土犯了太歲？

於是她從破爛的針綫包裹找出一個紅布條，縫在李五的衣襟。

三

有一天——

窗戶紙上塗抹着一層蒼白的曙色。雀子在窗外噉噉喳喳的叫了一陣，就又寂然了。

寂寥的清晨，往日的人聲和驢叫都突然的失去，像是住在河旁邊的人整天的聽着滾滾的波浪的平嘯，現在却移到廣漠的沙漠裏。靜，可怕的靜，神秘的靜，佔據在空間裏。

93

夜裏，槍聲像大年三十晚上放小鞭的響成一片，有時夾雜着一兩聲沈重的迫機砲「咯，咯」的打擊在夜的心臟上，飛子呼嘯的銳叫着。

李五早早的就起來，等槍聲零落的沈寂後，就躡出門外，門外是死一樣的寂靜。

灰色的天上移動着濃重的黑雲。村舍仍都平靜的，那邊城樓子上也寧靜的，道上沒有一個行人。奇怪的靜謐，連狗的叫聲都聽不到。

在寧靜中，一串馬蹄踏着地的響聲急馳過去。

李五仍又走進他的菜畦子裏，蹲下來捉捲心菜裏的虫子。夜裏的槍砲聲和這神秘的穆靜，雖給他以驚惶和迷惑，但是一看到了他的菜園子，他會拋棄了別的想頭，而做他對於菜園子應當做的。

遠的地方，傳過來嘈雜的脚步……

他抬起頭，一羣人穿着硬皮底的馬靴，踏着他的畦子，踐踏着嫩小的菜葉，向他走來。

一隻警惶恐懼的手抓着他的心，但是想到自己是一個安份守己的開菜園子的，勉強的站起來。

——是這個人嗎？

——是，是，就是他。

一個殘酷的手指着他，從那個手指上指出了他的不幸。他看出了那手指是誰的，那是「抽白麵」的史永明，有一次偷了園子裏的菜，被他捉住打了一頓。

他失神的驚愕的站在那裏，不等他思索什麼，迅速的，一隻皮靴子飛起來落到他的胸前，他摔倒在畦子裏，接着火辣辣的巴掌雨點似的落到他的臉上。

——你他媽的！不幹好事，噁！噁！

他突然明白了這一切，他掙扎起來跪在地上，用頭觸着地的磕頭。嘴裏不住的哀求着：

——老爺！老爺！我……我是好人，開菜園子的。

95. 回答他的乞求的是一硬硬的兩靴子，血從他臉上涔涔的向下流。他仍掙扎着不住的磕頭，茫然的分不清誰的磕下去。

——史先生！你知道我，你給說兩句好話。

是狠毒殘忍報復的笑，

——扯你娘的臊，搜他！

幾隻手在他身上反覆的摸索着，搜的是手槍和錢，可是除了舊衣服上破爛的布條，還有的是沾在肉上的泥汗。

失望的情緒繼變成了憤怒。

——這是什麼？

一個紅布條在李五身上發現了。

——通匪的記號。他媽的，帶走他。

幾個人又跑進那破屋子裏翻倒了一陣，除了生鏽的鐵鋤和缺口的破鑊刀，還有一個躺在炕上病着的女人。

早晨的陽光嫵媚的摸撫着大地。

在咒罵聲裏，一串人的影子消逝在陽光下。

李五背綁着兩手，頭軟軟的垂下，如白紙一樣的臉上向下淌着兩條血痕，昏昏的在別人的推打裏的走着。從後面飄來女人淒涼細弱的哭叫和痛苦的無力的呻吟，在他耳邊一點點的遙遠。

四

彷彿做了一場夢。李五背着一身鞭痕，又茫然的讓別人一脚踢出來。

風仍是柔和的，陽光仍是溫暖的，但這對於他却生疏了許久。他只記得黑暗的夜，淒厲的呼號和沾着水的牛筋鞭子，還有早晨吹的清冷的號音，那麼一串串的都牽走了。

他又向他的菜園子走去，忐忑着心，如同拜訪一位多年不通消息的老友，也許那門上有一枝吊簾等待着他，但他仍希望着是那回憶裏的熱烈的笑。

97. 紅布條的影子在他眼前飄盪着，接着帶來的是一片不幸的陰影。於是他醒了下鼻涕，眼裏的淚水滿了，咒詛的獨語着。

——老娘們，喪門星，說他媽的沖了太歲，這真比太歲還兇，差一點做了屈死

他不禁報怨起家的來，無故的一塊破布，差一點的要了他的命。他真想到了家先把家的打一頓出口氣，可是再一想家的還病在炕上，這些天也不知道好了沒有，於是無可奈何的喘口粗氣，忍受着身上痛疼的痠攣加緊脚步的走。

遠遠的就看見自己的菜園子。

畦子裏的菜拔得一畦不騰，芸豆架子倒了，井台旁邊的轆轤也讓別人拆去，連水溝的掃帚草都歪倒在地下。

——完了，完了，

李五絕望的獨語着，眼前的景像同鞭子一樣的抽在他的心上。從黑暗裏走出的人，但在自己的希望裏仍有一線火光，現在連那一線火光也息滅了。

落在沈沈的黑暗裏，他頹然的移動着脚步向那破屋子走埋錢的去，地方已經掘開

了，遺留下一個空虛的土坑，他怔忡的抓起一把土，又失望的扔下。

他茫然的走進屋子，就嚙下土牆壁，鋤鋤都沒有了，兩扇破門也讓摘走了。家的躺在炕上動也不動。

——媽的！睡覺了呢！

仍是沈默的，風吹着破窗上糊的報紙「拍拉」「拍拉」的響，像是頑皮孩子手裏的風車。

用手推推家的像撞到石頭上，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蓬散頭髮的女人，喊着：

——死了，死了，

99. 從家裏走出後，李五像迷失在深邃的森林裏面的行人，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到那裏去；不知道自己以後怎樣的過下去。他想到了跪在十字路口上伸出手要小錢，或是挾着一根打狗棍挨門的呼喊，去求別人嘴邊賸下的湯水。可是他的年歲和身體都不允許他，他沒有老得不能動的年歲，也沒癱腿瞎眼，幹什麼呢？忽然一個思想如同一盞燈

的飄盪在他前面的黑暗裏。

我爲什麼不幹呢！

於是李五悄悄的走了，走到遠的地方，那裏有鮮明的旗幟，雄壯的歌聲和青草裏的崗位。

——你會幹什麼？

當家的笑迷迷的問他，他冒失的說：

——我會開菜園子。

別人都哄然的笑起來。

——不是，你會不會放這個？

當家的拍了拍腰上插的盒子，他紅了臉的搖搖頭。忽然他想起有一個冬天他練過甩刀子。

——我會甩刀子。

當家的嚴肅的點了點頭，從此以後柳子上誰都知道有一個菜園子李五。

五

夜幕垂落到古老的城堞上。

昏昏的夜色裏，房舍和街道都模糊了。天上落着灰蓬蓬的霧，凝結在清冷的空間。

街燈朦朧的投射了一團黃色的光在自己的脚下，稍遠就又沈沒在夜流裏。

風吹弄着電綫鳴鳴的像是哭聲。

城門旁邊有兩個灰色的影子，挾着槍來往的巡邏，踏踏的步聲，很遠的就可以聽到。

大地上寂寥的，該是夜深的時候。亂石堆裏的蟋蟀在哀愴而幽怨的啼泣着。

老八馬大砲和李五三個人像狗一樣的爬到城門旁邊，隱藏在黑影地裏，屏息的等待。「盒子」在老八的手裏端着，李五却手裏捏着刀子，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甩出

去。

踏，踏，一個灰色的影子走近了。

像是打了一道閃光，一把雪亮的刀子從李五手裏飛出去，插在那個人的胸膛上，猛的痙攣了一下，就重重的倒在地下。另一個很快的轉過身，又是一道閃。

靜，……………

老八和馬大砲迅速的剝下死屍上的衣服，胡亂的套在自己的身上。兩個人挾着槍巡邏在城門旁邊。李五却把兩個赤裸着的屍體拖到黑影地裏。

遠的地方，人的影子都掩埋在夜色裏。

城門開了，緩緩的駛出一輛汽車。車上載着的是一架機關槍和四個「換崗」的。

車剛停下，老八和馬大砲就開了火。

砰！

人流着血的軟癱的倒在地下。

遙遠的傳來槍聲。在黑影裏面的人都像潮水一樣的湧進了城。在黑暗裏火光飛射着：槍子飛嘯着。

塔……塔……塔

機關槍在咕咕的叫。

火燄升起來了，一條龍似的蟠據在房子上街上。黑色的濃煙直向上噴，彌漫在夜裏。

在人的呼喊聲裏，槍響着，機關槍旋轉的掃射着，火和血在流蕩着，李五跳着奔跑着，終於又跑回到自己的菜園子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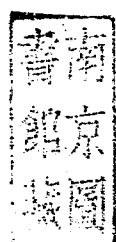
園子裏長滿了半截人深的草，現在都枯了，在風裏裏簌簌的顫抖。

李五蹲下來在地上抓了一把頭，放在鼻子上嗅了嗅，不由的落下一滴眼淚。

火光照紅了半邊天。

槍聲稀薄了，却浮騰上入聲的歡呼。

——一九四一，三月。



藝 生 文 藝 叢 書 之 一

蘋 果 樹

高爾斯華綏作 林栖譯

六月出版 五月開始預約 價目未定

詳情請參閱十八期

「藝 術 與 生 活」

高爾斯華綏是現代英國著名的寫實派的小說家和戲劇家，作品風行世界各國，產量甚豐——林栖是事變以後華北最活躍的文藝翻譯家，譯品散見各大刊物，譯筆的流暢，堪稱獨步——目前高爾斯華綏的中篇「蘋果樹」經林栖氏譯出連載于「藝術與生活」已經刊過一半了，我們想在第五章刊完就預備出單行本，以利讀者早睹為快。至于內容呢，則看過前五章已能明瞭，這裏不再贅述。出版的確期及售價等請閱五月號的「藝術與生活」便知。

「藝生創作文庫」第二集

(名暫) **春 南 江**

短篇小說集

黃軍作

八 月 出 版 六 月 中 間 開 始 預 約 價 目 未 定

桑 芽 山 霧 內 果 園 容 圓 月 一 春 苗 季 斑
其 他 近 作 二 篇

黃軍是事變以後第一個以寫農村而出現于
華北文壇的。其「桑芽」一篇是受譽爲升
九年度故都最佳小說的三篇之一；而「山
霧」一篇亦以優越的成績而仲某刊的小說
賞，其實力如何，是不用我們再來多嘴的
了。現在他把絡續發表過的及近二篇交給
我們編爲「藝生創作文庫的第二集，現擬
定八月出版，（或早出）其預約時期及定
價等，請隨時參閱「藝術與生活」即可。

中華民國卅年四月二十日發行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作者 畢基初

編輯者 袁笑星

出版 藝術與生活社
北京西四北大柵
胡同二十五號

盛甲山
定價六角
不准翻印

印刷 聽鴻閣印書局
北京和平門外
東北園五四號

本集代售

本市 東西各市場書攤
各報方書店
東行書店
知明書報社
光天書局
法界天津書局
復源書局

唐山聚新書局
濟南東方書局
石門新民書局
士林書局

張家口三通書局
關外總承銷
哈爾濱道外
滿洲書店
正陽九道街

購

12-1800-

605-cy5

•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

0000

5